

诸暨文史（第二期）

目 录

一切为了抗战·····	县党史办（1）
诸暨人民的抗日斗争·····	县党史办（5）
灭绝人性的湮浦惨案·····	余金良（10）
抗日战争时期枫桥区的灾难·····	黄天钟（12）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一支特殊部队——挺三纵队·····	吴子飞（16）
记日寇在诸暨的暴行·····	韩志刚（24）
<hr/>	
诸暨的几个国民党军人简介·····	刘钊铭（25）
国民党起义将领戚永生 年 生平记略·····	吴子飞（28）
<hr/>	
吾暨从辛亥到解放前夕行政、司法及律师括况·····	邢乙然（30）
诸暨县立图书馆及其创建人·····	楼季牧（33）

一切为了抗战

——周恩来同志途经诸暨视察抗战片断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肩负党与民族重任的我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从重庆出发，转道至皖南新四军军部巡视工作。尔后，到浙江视察抗战设施，检查和了解我浙江党的工作情况。

当时，杭嘉湖已落入日寇魔掌，萧山、绍兴、诸暨已成为抗日前哨。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由皖南经天目山、钱塘江到达绍兴。二十九日，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打电话给诸暨县长夏高阳，说周恩来副部长将从绍兴经诸暨到金华，要做好接待工作和保卫工作。为了欢迎周恩来同志来诸暨，我地下党派到县政工指导室工作的酆咸明同志，与县长夏高阳商量，决定在枫桥举行欢迎仪式。地下党县委书记王志强迅速通知了枫桥区委周洪法同志，要他组织群众参加欢迎。县委成员马行健通过魏沛然同志，发动部分地下党员和基本群众，由魏沛然同志带到枫桥去参加欢迎会和做保卫工作。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周恩来同志从绍兴到达枫桥，在“杨老相公庙”（现为枫桥大庙）的群众欢迎会上，作了长篇演说。当天傍晚进入县城，接见县长夏高阳和省保安处长、国民党九十一军军长宣铁吾后，乘晚上九时二十分的火车（挂车）赴金华。四月三日转道西行，回我党驻渝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在诸暨虽是短时间逗留，但他利用点滴时间，宣传抗战形势、宣传持久战、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全县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热情。

周恩来同志来到诸暨，受到各阶层人士的盛情接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欢迎的海洋。当知道周恩来同志要来枫桥时，枫桥一千多人主动到紫阳宫地方列队恭候欢迎。他们手执红红绿绿的小旗子，心情十分激动。当周恩来同志来到时，人群中立即响起了“欢迎周部长亲临前线指导抗日！”“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等口号声。周恩来同志向大家挥手致意，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何夔侯，特地跑了十多里路从花明泉赶到枫桥欢迎周恩来同志。他在陪同周恩来同志走向枫桥大庙的途中，边走边谈自己和周恩来同志的祖父，早年在北方就熟悉的事。周恩来同志说：“你是老前辈，我对何先生也是闻名已久的”。他们好象“他乡遇知己”，谈得很亲热。

当日上午十时许，欢迎周恩来同志的大会，在枫桥大庙举行。会场由枫桥区政工队、民教馆和战时中学布置。利用大庙的戏台作讲台，台上一张长方形的条桌上，铺有一块蓝布，摆了两只花瓶、一把热水瓶、几只茶杯。条桌两旁，放着几把靠背椅子。显得简单、朴素。台下，是枫桥、姚江两区赶来参加欢迎会，聆听周恩来同志教诲的一千多农民（内有地下党员和基本群众），还有镇上单位工作人员、中小学师生。

大会由国民党枫桥区区长祝更生主持。枫桥战时中学教导主任郭子韶和地下党员赵树屏作记录。当周恩来同志由祝更生区长、进步民主人士何夔侯陪同，迈着矫健的步子，走上讲

台的时候，整个大庙沸腾起来了！与会者口号声、鼓掌声、经久不息，响彻云霄。周恩来同志频频点头，向群众招手致意。祝更生简要地介绍说：周恩来同志（当时称周部长）亲临抗战前线视察、指导抗战，枫桥人民有幸见到周恩来同志、亲耳聆听教诲，是一件大喜事。然后，周恩来同志向到会群众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说。

周恩来同志首先精辟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了抗战必胜的道理。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只是区区三岛，人力、物力都极有限。我国地大、物博、人多。日寇初来时其势汹汹，侵占了我国大片地区。但是，它侵入我国越深，占地越广，兵力就越分散，力量就越弱。只要我们全民族团结一致，坚持抗日，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打了两个比方。一个是：日本侵略我国，好比在水里游泳。游到哪里，水就包围到哪里。最后遭到灭顶之灾。第二个是：日本侵略我国，好比老鼠偷鸡蛋。蛋壳固然给它咬破了，但它的头部给半只蛋壳套住了，再也摆脱不开。它前进到哪里，蛋壳也顶住它的头部到哪里，等于贴近眼前打上一堵墙，最后只好窒息而亡。周恩来同志贴切的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

周恩来同志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战略上是十分藐视的。他在讲话中说：“敌人（日本侵略者）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他指着自己身上穿的一套马裤呢土黄色军装，问台下的群众：“你们看，这套军装是哪里来的？”人们不知它的来龙去脉，没有回答。周恩来同志告诉大家：这是从缴获的战利品仓库中找来的，同样的还有多套，我找了比较合身的一套穿了，很耐磨。不要小看它，在日本，这种料子要大校级军官才配穿。”他接着说：“日本军人作起战来，多是一味往前冲，似乎不惯侧击迂回那一套，由于在国内受的是愚民教育，所以也不肯投降，这大约可算是武士道精神罢。我们运用放开口袋捉老鼠的战术和多方面配合宣传战，优待俘虏，往往行之有效。敌人也学会举手投降了。”（引起台下哄然大笑）他指出：“只要各方面协同得好，战略上不犯错误，非但能够打胜仗，还可以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我们自己。有了这个源源而来的输送队，不愁补给缺乏。”周恩来同志的讲话，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极大地鼓舞了群众。

周恩来同志接着宣传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在讲话中提醒大家：“敌人虽则并不可怕，我们完全制胜有术。但在当前和今后一定阶段，整个形势和双方力量对比，还不免是敌强我弱、敌进我退，也不能保证敌人不过江扩大侵略。要把胜利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得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决不能把枕头垫得高高地睡大觉。我们一定要随时提高警惕，毫不松劲地准备再准备。”他介绍了视察东南战场前线看到的农民不怕敌人袭击、继续搞生产的动人事例；江南前沿地带，敌机不时临空盘旋、俯冲扫射，敌人过江骚扰，有时轰几炮，炮弹着落点出现那么几处坑坑洼洼，田间劳动农民不免略有伤亡，但这些威胁丝毫没有影响农民生产。有些地段已经在做秧田了。棉麻地区在整地翻地了，老牛也出动了。对于敌人的干扰，农民好象无动于衷似的。农民告诉他：“敌机来了，找个坎头边卧倒，死就‘中头彩’（指被炸弹、炮弹打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过江来的敌人呢，一个两个是不敢的，如果多了，远远望见，临时疏散一下也来得及。”周恩来同志这种蔑视敌人，“处战时为平时”的乐观主义精神宣传，进一步鼓舞了群众努力搞好战时生产的积极性。他又说：“在前方可贵的是‘处战时为平时’；在后方却需要颠倒过来，‘处平时为战时’。他号召大家‘枕戈待旦’。这时，台上台下掌声雷动，“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响彻云霄。

周恩来同志长达四十分钟的演说，使诸暨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象“迷路的航船找到

了灯塔”，坚定了战胜日寇的信心。欢迎周恩来同志的大会，成为动员群众抗日的大会，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周恩来同志还利用一切机会，同各方面的人士接触，进行抗日统战工作。他在大庙演说结束后到枫桥区署休息，特约枫桥紫微小学女校长斯融进行亲切谈话。当时，斯融已有五十六岁年纪，除任校长外，还兼任枫桥区妇女会长，积极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周恩来同志表扬她：“老当益壮，这么大年纪还抗日，真难得！”鼓励她“男女同道干革命，革命要努力。”斯校长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用手指指自己的胸膛，表示衷心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这时，周恩来同志环顾四周，见没有挂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就对祝更生说：“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家。你们应该把他的遗像挂起来么。”祝更生请周恩来同志题词留念，他欣然命笔写了“一切为了抗战”六个光辉大字。

周恩来同志与当时枫桥的头面人物——北洋军阀时期的浙江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原甘肅省省长、比利时鲁汶大学医学博士、原北京大学校长、枫桥战时中学校长（早期日本留学生）等共进午餐，谈笑风生。谈的问题涉及到古今中外，当问到诸暨的历史文物和“杨老相公庙”的来历，在座的几位老先生如数家珍地一一回答。有的说，诸暨曾是战国时代越王允常的首都所在。有的说：相传过去枫桥镇附近荒凉寂寞、猛兽经常出没，一位姓杨（不知名）的猎户，为民除害而死，后人为了纪念，特建此庙永久祭祀。周恩来同志听了后指出：“只要确实为人民做好事，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好报。”

午膳后，周恩来同志与几个特地赶来的青年文教工作者在枫桥商会会议室漫谈。问到：“枫桥有多少儿童入学？”多少儿童失学？他们回答不出，周恩来同志立即指出：“要调查一下，使失学儿童都有读书的机会。又说：“战时教育，应广为揭露日寇妄图灭亡我中华民族的野心及其奸掠烧杀的残酷暴行，激发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之心，群策群力，抗战到底。树立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将来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独立、繁荣、昌盛的强国。”讲到这里，他看了看表说：“唔，快两点了。今天还要赶到诸暨转赴金华。要讲的话，在大会上都已讲了。总之，大敌当前，各个阶层都要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坚信日寇必败，我们必胜！”

傍晚，周恩来同志在祝更生陪同下，到达诸暨县城。晚上用膳时，夏高阳、宣铁吾、郑重为作陪。宣铁吾（黄埔军校毕业生）进门，脱去军帽，行了个军礼，叫了声“周老师”！夏高阳介绍宣的现职是九十一军军长。周恩来同志问：“你的军部在哪里？”宣答：“就在近处”。周恩来同志说：“抗战了，我们又走到一块来了！”宣说：“是啊、行程数千里，辛苦了！”周恩来同志说：“不怎么样，看看军心民气，很受鼓舞。”席间，周恩来同志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说：“抗日战争体现整个民族的利益。因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高原则。一切离开或超过最高原则的口号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对抗战不利的。”他向宣铁吾说：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党员严格地遵守这个原则。我们希望贵党也这样做，要对中华民族负责么！”讲到国共合作时说：“国共合作已是第二次了。我们希望长期合作下去。抗日胜利之后，还要一起建设新中国，任重道远！能不能做到呢？这不决定于我们，我们是有诚意的，我们希望国民党也能表里如一。”周恩来同志接下去说：“两党合作会有矛盾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这种矛盾。我们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化大为小。任何把矛盾扩大化的做法，只对日寇有利，亲者痛仇者快。”周恩来同志在这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敌我力量消长，指出抗战必胜的道理。他说：“去冬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汪精卫投降，‘亡国论’渐渐抬头，但广大人民是要求抗日的。这次从皖南到浙西、浙东，觉得民气可

用。问题是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形式主义不行，要真正相信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

周恩来同志途经诸暨视察抗战，给诸暨地下党和广大群众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在诸暨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烈火，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事后，中共诸暨中心县委，根据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精神，继续通过政工队，办妇女识字班、民众夜校，以及建立弟兄会、姐妹会、生产团、打猎队、掘山班等群众组织，团结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枫桥、牌头等地农民还开展了“二五减租”、反“撤佃”等斗争，提高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一九四二年五月诸暨沦陷后，我地下党组织按照周恩来同志宣传的党中央关于“坚持抗战”的指示，广泛发动群众，投入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金萧地区我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诸暨县泌湖乡抗日自卫队。从此，诸暨人民在同日寇、汪伪军的斗争中，演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威武雄壮的话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诸暨县党史办）

诸暨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抗日战争时期，诸暨人民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家乡，在我地下党的积极推动和倡导下，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一、日伪横行 人民遭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华北、华东。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日寇占领诸暨县城，诸暨沦陷。

诸暨沦陷前，日寇多次派飞机在诸暨境内轰炸，并派小股部队进行临时性骚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日军两架轰炸机从杭州经萧山到诸暨县城上空，在南司道地投燃烧弹六枚，炸毁民房三十余间（最繁华的县前大街全部被毁），城内四所小学全部停办。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日机到诸暨县城轰炸，炸死居民数十人。一九三九年，日机到枫桥滥炸。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七日中午，日机炸死渚池三江口农民四人，炸毁民房十余间。同时，经萧山到三江口的千余日伪军，将驻该村的国民党七十九师师部等未撤走的官兵和农民百余人，用绳子绑起来，推入浦阳江中活活淹死。又把从草堆、床底搜出的百余名农民，用刺刀活活戳死。一九四〇年十月中旬，日寇千余人从富阳窜到诸暨应店街、草塔、外陈、王家井等地，烧杀淫掠。十六日到县城烧屋、奸淫，逼小孩子坐正枪杀，用子弹点挑伏的“名”，还将三十多个被绑百姓，从浮桥（今诸暨大桥）上抛向江中，从中取乐。十七日，分两路窜扰新店湾、枫桥、姚公埠、江藻、三江口、斗门等地，杀人放火。日军在大顾家村进行报复性扫荡，烧毁七户人家的廿一间草屋，捉走顾其校等十个农民，其中将顾其成等五位农民枪杀。

诸暨沦陷后，日伪军更是肆无忌惮地进行烧杀抢掠，制造了不少骇人听闻的惨案。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五日下午，日军三百多人窜到湮浦，烧毁八、九十间民房，枪杀二十多名老百姓，十名日军还将一姑娘轮奸后刺死。次日凌晨，日军千余人又从县城进犯湮浦、枫林两村，烧掉民房二百多间，将几百人关进湮浦中学教室，用刺刀刺死一百多名无辜农民。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到尚山头、山下湖抢劫的日、伪军，被我诸北四乡联队、淞沪游击队三支二大队打得大败。二十四日，渚池两百多日、伪军到山下湖、广山蛟、尚山头等村进行报复性“扫荡”，烧毁民房七百六十多间，烧死、杀死二十人。次日上午，又抓去八十多农民，关在长澜两只窑洞里。在犬面山，有四人被毒刑折磨而死。一九四四年三月，汉奸头目蔡廉率部将从阮家埠捉来的五个穿灰制服的农民，在枫桥海阔寺前的田里枪杀。伪军特务营的一特务长竟将一死者的心剝去炒面吃。这些惨无人道的事例不胜举。

二、全民动员 抗日救亡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诸暨沦陷后，我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各方面参加和支援抗日游击战争。

(一)踊跃参加诸暨抗日游击队，出现了“母亲送子上战场，妻子送夫保家乡，父子争着打东洋（指日军）”的动人情景。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三年多时间里，全县约有千余人参军（其中一百二十七名同志，为了夺取抗战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人人拿起武器打击敌人。一九四〇年秋，日军到黄家埠抢劫，在斗门闸旁石塔山的凹塘处放了一个步哨，农民楼旺灿发现哨兵抱着枪打瞌睡，即约了大顾家村几个农民拿了根棕绳套住哨兵头颈，哨兵剧烈挣扎，顾章宝被连人带绳拖下山来，两人扭作一团，几个农民将哨兵的枪支和刺刀夺下，干掉了这个日本侵略者。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驻涓池的日、伪军到尚山头、山下湖一带抢劫，被我诸北四乡抗日自卫大队和淞沪游击队三支队二大队打得大败，丢尸弃甲、狼狈逃窜。两个领路的汉奸逃到大顾家村，走投无路。农民顾章校发现后看准后面一个，猛击一掌，将其打倒，又用泥铗将他击死，另一个跳入江中求饶，一农民拿起船上划桨将其敲死。接着，一个日本兵从小顾家逃到大顾家，农民顾天正上去抓他，被滑脱。日兵逃往村中，顾旺中追击与他搏斗，一起滚到塘里。这时在河边草屋的顾全木看到后，即拿了鱼叉，跳入河中，在日兵面部猛戳两下，将其刺死。顾家村农民敢于同日军拚搏，大大地鼓舞了群众。

(三)配合抗日部队作战。抗战时期，诸暨各地的许多农民参加了民兵自卫队，游击小组，光诸东北（今枫桥、姚江、浣纱、涓池区）不脱产的民兵就达两万人，在刺探敌情、配合部队作战、保卫地方安宁等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四)支援、慰劳抗日部队，保障部队供给。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大明山来诸暨的淞沪游击队三支队二大队五中队，支援诸北四乡联队打日、伪军，在鸡笼山设伏。日、伪军从龙山、凤山败退时，路过那里五中队指战员与敌人激战。当时，鸡笼石村（今西江乡）的两个青年农民，挑着茶水，冒着枪林弹雨，送给五中队的同志们解渴。他们从这个班送到那个班，从这个区队送到那个区队。打败日、伪军后，三支二大到大宣（今泌湖乡）的路上，沿途群众送茶水、熟鸡蛋、糕点慰劳行军的战士。到大宣后，附近各村又杀了猪去慰劳。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金萧支队在墨城坞打伪军蔡廉部队。中午，洞桥头、半山等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有组织地把饭、水送到我军占领的各个山头阵地。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春节前两天），诸北等地十四个乡的一百五十名劳军代表、二百五十名民工，踏着尺半厚的积雪，送慰劳品到墨城坞大宗祠，慰劳金萧支队。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四纵队十一支队、十支队两次南渡富春江时，诸暨人民在金萧支队诸暨办事处和路西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开展了征粮、运粮和慰劳等工作。当时，供给新四军的粮食约有十五万斤，其中诸北的民工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指浙赣铁路直埠至红门段），运到路西应店街粮站的谷达六万三千六百多斤。日寇投降前夕，新四军四纵队十一支队、十支队准备北撤时，我大西等区民工还运数万斤谷加工后送给富阳小剡等地的新四军，使他们撤离时备足了途中所需的粮食。诸北明镜（今姚江）、大连（今大侣）、长宜（今五一）三乡妇女，还编了一千四百把麦草扇慰劳新四军。大西、小西等区民工，不辞暑炎辛劳，运送肥猪、黄酒、香烟、草鞋等物品和几百封祝福信件，到富阳章村慰劳新四军。受到新四军四纵队政治

部的感谢。

抗战期间，我诸暨地下党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和团结国民党政府官员，共同抗日。当时的国民党县长邓 夏高阳等就是在我党政策感召下，坚持合作，团结进步人士，对抗日起到了促进作用。一些驻扎在诸暨的国民党军队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也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一九四〇年二月中旬，日军从萧山窜入诸暨姚公埠、三江口、涓池、店口等地，国民党驻诸部队给以沉重打击，迫使日军两天后退出诸暨。同年十月十二日，日军南渡富春江、经富阳大章村窜入诸暨应店街。国民党驻军与敌展开激战，挫伤其锐势，敌分股乱窜至草塔、外陈等地，十六日侵占县城。国民党驻军在城郊反击，将日军侵占三天的县城夺了回来。敌窜至新店湾、三江口、斗门等地，国民党驻军追击，迫使敌人于廿二日往萧山方向溃退。

为了动员各阶层人士起来抗日，我诸暨地下党还十分重视在爱国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使爱国士绅、民主人士自觉投入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去。如枫桥区檀溪乡花明泉村何夔侯，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抗战爆发后，中共枫桥区委书记陈创人积极做他的工作，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并送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和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等刊物，使他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根据中共绍属特委书记杨思一同志的意见，说服亲戚钱之芬参加抗日，将钱之芬等人组织的“四乡联队”与我党领导的泌湖乡抗日自卫队合并，发展了我党的抗日力量。

浣纱区五一乡李村的李士豪，是个爱国民主人士（当时是农工民主党成员）。一九三八年五月，他担任诸暨县抗日自卫委会（统战性组织）副主任。在县抗卫会出版的《抗战知识》刊物上发表《为二五减租告邑人》等文章。在草塔智胜小学，他还主持办了一期有一百三十一人参加的小教暑期训练班，为培养抗日干部出力。一九三八年底，李担任诸暨县战时政工队长，组织政工队员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次年一月因患肺病长期休养，仍关心抗日事业。如一九四四年，金萧支队第一大队朱学勉同志要他对诸暨、绍兴的国民党县长多做些工作。经过他的工作，被绍兴县自卫队抓去的七、八个金萧支队战士全部获释。同年，金萧支队诸暨办事处建立修械所时，缺乏钢材和技工。他得知后，要二儿子李寿彭同志通知办事处去绍兴胡宅，将跌落的敌机机壳的钢筋拆来。还要寿彭同志到安徽省屯溪招来技工十多人（包括家属）到诸北，支持修械所的创建。

三、建立党的武装 开展抗日游击战

诸暨沦陷后，诸暨地下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组织民众，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与日伪军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游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诸北泌湖乡长何文隆同志（我地下党员），根据中共诸暨县特派员朱学勉同志的指示，组织了一支有二、三十人参加的泌湖乡抗日自卫队。这是金（华）萧（山）地区的第一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立后不久，就镇压了汉奸多人，取缔了何家山“维持会”。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泌湖乡队发展为泌湖、明镜、朱公、姚江四乡抗日自卫大队后，不仅将漓渚伪军陈克丙部队赶出诸北，镇压了郗滔、王金先等汉奸，而且于同年八月二十日组织了龙山、凤山（今西江乡）战斗，历时六个多小时，毙、伤日伪军二十多人，俘伪军十多人，缴日式木壳一支，步枪两支，子弹一箱，在武装斗争中，四乡自卫抗日大队迅速发展壮大。同年九月，发展为诸北八乡抗日自卫大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诸北八乡抗日自卫大队随三支二大队去四明山参加浙东第一次

反顽自卫战。为此，中共会稽地委书记马青同志在诸北大宣村又组建了一支“小三八”部队。这支部队从成立到编入金萧支队的一年里，多次打击日、伪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我党领导的金（华）萧（山）支队在诸暨黄家店（今萃溪乡）正式成立。在成立到抗战胜利的一年另九个月时间里金萧支队辗转在诸暨、义乌、浦江、富阳等县，同日、伪军作战数十次，毙、伤日军百余人，俘日军官一人，毙、伤伪军副旅长以下数百人。其中在诸暨县境内的战斗，主要有这样几次：

（一）墨城坞战斗。一九四四年五月廿七日晨，汪伪独立第四旅旅长蔡廉率第四、第五两团共千余人，从枫桥、阮家埠出发，将从山后转移到墨城坞半山（今连湖乡）的金萧支队包围。我一大二、三中队抢占墨城坞后面的制高点，与敌人展开了决战。战斗从早晨七时到下午四时结束，我方打退敌人四次冲锋，击溃了全部伪军，毙伤伪军连长以下一百多人，缴轻机枪一挺、步枪三十余支、子弹和手榴弹数千发、枚。我一大队大队长朱学勉、中队副王志清等四位同志壮烈牺牲。墨城坞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扭转了金萧地区的被动局面。从此，我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孙家战斗。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晨，金萧支队转移到石壁山（今连湖乡）后，得悉日军三人带了翻译到孙家（今大侣乡）去刺探军情，即由二中队前往兜捕。敌向城内方向逃窜。中午，城里日军五十余人、伪军三十余人到孙家报复。金萧支队二、四、五中队英勇出击。占领有利地形，与敌激战一小时，迫使敌向县城逃窜。

（三）奇袭三都伪据点。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八时四十分，金萧支队长蔡祥帆同志率二中队及便衣队三十余人，袭击离县城十五里的三都伪军据点（王守金中队）。不到四十分钟，攻下碉堡三个，营房一个，俘伪排长以下二十六人，缴轻机枪一挺、步枪三十五支、短枪三支、伪钞七万余、其他物品六担，并救出倾向抗日的保长五人，我负伤七人。这次战斗后，伪军残部又去三都建立据点。金萧支队一部去路西活动，吓得他们自动撤退。十月四日，我部开至三都，将敌新建工事、两个碉堡、铁丝网等全部平毁。

（四）火焰山伏击战。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晨，日军五十余人，伪保安队、挺进队两百余人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八挺，扔弹筒两个，备马五十匹，到诸西三都一带抢粮两百余担。活动在诸西的金萧支队四中队得悉后，即派一个排到墩头傅（今唐山乡前傅村）附近的火焰山设伏。敌人押着民伏将粮食运往县城、经过火焰山边时，埋伏的我军出敌不意，发起攻击。打得日、伪军懵头转向，到处乱窜，民伏把米倒在路上顾自逃走。战斗二十五分钟，毙伤敌伪军多人，打死马一匹，将两百余担粮食全部截获。

（五）秧地村反“扫荡”战斗。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日军两小队、伪保安队三个中队计二百七十人，从县城出发，带重机枪一挺，“扫荡”赵家埠，并到秧地、孙家一带抢粮。金萧支队派“独犬”翁品桂中队和俞林同志率领的一个中队，从石壁山出发，前往阻击。在秧地村（今连湖乡）与日、伪军激战。我翁品桂同志的中队守住秧地村附近渔槽山的一个山头，攻打敌人。俞林同志率领的中队从赵家往孙家包抄过去，夹击敌人。敌在重机枪掩护下，发起冲锋、双方距离很近，翁品桂中队指战员跳出掩体，与日、伪军拚刺刀，进行肉搏战。为了活捉一个日本军曹，我战斗小组一战士，趁敌不备，两脚一跳骑在他的肩上，用手榴弹敲他头部，将其敲昏后活捉。激战几小时，将日、伪军全部击溃，毙伤敌二十余人，生俘日军曹一人、伪军两人，缴三八步枪四支、木壳一支、三八重机枪鞍一座、军犬一只，并将被抢粮食、鸡、猪等物资全部截获。我中队长翁品桂同志等十一名指战员为国捐

躯。

(六)夜袭三江口、樟树下伪据点。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凌晨三时半，金萧支队长彭林同志、大队教导员俞林同志率警卫排和两个中队夜袭驻三江口、樟树下(今溇池乡)的伪军徐星洲部。伪军在山上、山下设有四个碉堡，还有铁丝网保护。我方先攻山上的碉堡，将铁丝网剪掉，把碉堡包围起来。敌人不投降，凭借坚固的军事工程，负隅顽抗，我方果敢地采用火攻、丢集束手榴弹的战术，迫使敌人打出了白旗。经四小时半的激战，攻下伪军两个碉堡，缴轻机枪一挺、步枪二十支、子弹五百多发、毙伤伪军十余人、俘八人。我四名战士牺牲。

综上所述，诸暨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和力量，为取得抗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民永远怀念为拯救中华民族，保卫家乡而英勇献身的抗战烈士！

(诸暨县党史办供稿)

灭绝人性的湮浦惨案

余金良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妥协投降政策，不到三年时间，大片国土沦陷，中国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深重灾难。发生在我县的湮浦惨案，就是这无数灾难中的一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农历四月十一日），一股日寇约三百余人从嵊县经斯宅、陈蔡窜往诸暨。上午七时左右到达湮浦。当时没有进村，而在大桥下面的沙滩上逗留。约过一刻钟，其中一个名叫东岛金吉的鬼子（后来查明，是一个军医）擅离队伍，摸进村子，强奸妇女，抢劫财物。半小时后，鬼子队伍往诸暨县城方向而去，但这个鬼子还在村里作恶。对此，躲避在山上的群众看得一清二楚，大部队走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鬼子了，我们下去干掉他，说起打日本鬼子，谁不高兴，都纷纷下来，扛着锄头，拿着泥铳，边喊边追。那个鬼子作恶后，也想找部队去，但由于惊慌失措，迷失了方向，找错了路，往反方向跑了。这时群众越来越多，鬼子边逃边打枪，从湮浦逃到枫林。逃到廊下村口时，子弹打光了。一见群众越来越多，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他想扔手榴弹，由于心慌害怕，把弦拉了，忘了扔出去，结果自己炸自己炸死了。群众高兴地说，这是侵略者应有的下场，罪有应得。大家庆幸村里没有遭到大灾难，而且还打死了一个鬼子，于是就高高兴兴地回村了。再说那一小股日本鬼子到街亭乡周村，吃午饭时发现少了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军医，就当即派出汉奸便衣队，来到湮浦打听消息。由于群众警惕性不高，不注意保密，汉奸听得一清二楚，立即回去报告鬼子，于是这一小股鬼子马上返回湮浦。当群众远远看到日本鬼子端着刺刀，杀气腾腾跑步返回时，才知道事情不好了。鬼子一进村，见人就杀，见屋就烧，马小亚和她姻媳蒋杏花，扶着婆婆刚跨出大门，就碰上了鬼子，当即一枪，先打死蒋杏花；马小亚返身想逃回家，又是一枪被打断了左手，倒在地上；老婆婆眼瞎、脚小，看不见，跑不了，鬼子朝老人家胸口连打三枪，马小亚的对象陈竹仙，十九岁，听到鬼子来了，立即将哥哥陈竹书背到野外麦地里藏好（陈竹书因腿上生疮，不能行动），又想回来背他母亲，刚到村口，又被鬼子一枪打死。这一天他一家就打死三人，打伤一人。鬼子杀人不眨眼，连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也不放过，余伯金的母亲八十多岁了，来不及逃，就躲进稻草堆里，鬼子把她抓了出来，两个鬼子倒提着小脚，拖了三四十丈路，老太太背上的肉也拖烂了，只剩下了一口气，鬼子又把她扔进火里活活烧死。就这样，从下午三时，一直烧杀到六时，才返回县城。这一下午，打死打伤十八人，把湮浦大街烧光。当时群众在山上，因为手中没有武器，只好看着鬼子任意烧杀，直到傍晚，群众见鬼子走了，才从山上下来，一面收拾亲人尸体，一面扑灭烈火，一直忙到半夜，才算把大火救灭。这时人也累了，肚子也饿了，就在没有烧光的房子里睡着了。大家想，鬼子杀了那么多人，烧了那么多房屋，总不会再来报复了。谁知鬼子还不甘心，于二十六日趁天还未亮之际，从县城又来了一千多鬼子，先后包围了湮浦、枫林、廊下三个村，天一亮就

挨家挨户抓人。过路的来一个抓一个，只进不出，一直搜查到中午，大约抓了老老小小共两百人左右，统统关在湮浦学校三个教室内。到了午后，鬼子吃饱了饭，对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进行了大屠杀。先是审问，在礼堂里摆上三张桌子，中间是鬼子小胡子队长，一边是汉奸特务，一边是翻译。第一个审问的是湮浦陈初六，鬼子问他人是不是他杀的，陈初六表现出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气概，在敌人面前正气凛然，鬼子连问三次，最后陈初六说：“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气得小胡子队长没有办法，拔出刺刀，一刀刺进陈初六的肚子里，陈初六壮烈牺牲。鬼子又把他的尸体扔进火堆里烧了。第二个抓出来审问的是枫林村的黄金焕，审问后，两个鬼子把他抓到了另一个教室，关上门窗，两把刺刀向他刺去，黄金焕拿起课桌与两个鬼子搏斗了许久，鬼子不是黄金焕的对手，吃了亏，于是又叫来了十多个鬼子，把黄的手脚都捆了起来，用脚布把眼睛包住，然后在他身上连刺十一刺刀。以后鬼子就把每个人都先蒙上了眼睛，拖进教室，然后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活活刺死。少则两刀，多则十几刺刀。陈竹林头一天晚上回到家，一见母亲、妻子和弟弟已被活活打死，他收拾好尸体想放在堂屋里，但堂屋已被火烧着，不能放，就放在外面一个厕所里，哭着守在尸体旁。半夜后，当有人告诉他说日本鬼子又来了，叫他快走。他说，我不逃了，否则母亲的尸体无人看守。结果第二天一早被鬼子抓进学校活活刺死。所以单他一家，共死四人，伤一人。就在这两天时间里，日本鬼子在湮浦共杀死一百二十余人，占全村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烧毁房子两百余间，几乎全村变成白地。这就是湮浦惨案，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国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民族之恨！

抗日战争时期枫桥区的灾难

黄天钟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寇不费一弹占领绍兴，前线国民党军队也不费一弹安全“撤退”。师部退到四面环山的蔡家坞，派少数兵士守住石佛山头，掩护再退却。第二天日寇追到枫桥住宿，第三天日寇使用八千兵力，分两路向石佛进攻。先烧路旁草厂，继开机关枪、小钢炮攻击，枪炮“彭叭”的响。村人闻声，才知大祸临头，纷纷逃出屋外，向麦地山边躲避。少数国民党部队孤守山头，奋勇抵抗，开重机枪远射，屡换据点，避日寇炮击，日寇也有被打死的。战至下午国民党部队后退，日寇人马冲上山顶，用机枪先扫射山，后扫射村。四时许下山进村，杀猪杀鸡，搜集粮食。便衣汉奸两三百人，翻箱倒笼，搜取细软。次日，即四月二十二日，寇众多数向南开去，留下少数兵士和汉奸。八时许，日机三架盘旋村上，飞机装有怪声响铃，尖锐呼叫，听了使人毛发森竖。汉奸即举火烧屋，刹时火光冲天，照着数十里路。村人不敢近前抢救，远望痛哭。约过三小时，寇集合南去，汉奸随走，村人始敢奔救，虽扑灭一些，但已烧去一百五六十家，占十分之八。所有一切，都成灰烬。五六百人只逃得光身一口，衣食全无，男嚎女泣，凄惨不忍卒闻。群众无不痛骂日本强盗残忍，痛恨“国军”无能，以稍舒胸中气愤。

一九四二年夏，盘踞诸暨县城的日寇，派数十名喽喽，夜出扫荡。事有凑巧，正值过路的游勇三十余人住宿在阳村的新书房，即现在白米湾中学原址，他们不派步哨，酣然睡觉，被日寇侦知，夜半开迫击炮轰击，游勇系乌合之众，梦中惊醒，慌乱逃命，幸无死亡。附近村庄，突然听到枪炮声，也都惊骇奔逃。天明，寇众搜完新书房，即到阳村，通知本村人都到大道地集合，不得漏一个，着保长看认，有没有游击队里的人混入，不得隐瞒，又要保长带路，挨门挨户去查过。阳村约有两百户人家，合住一座大房子，系康熙年间造，是诸暨的一座大屋。路弄曲折，不易辨认。那时已收进租谷，贮满数仓房。日寇觉得这屋容易隐蔽游击队，又有足够的粮食，看过之后出来，指定青壮三十多人，抬猪挑鸡，呼啸着回县城去。次日，忽有三架日机飞临村上，盘旋一周，先丢下燃烧弹，刹时火起，北风吹着，烟火猛烈。继丢下大炸弹数枚，弹片和砖石横飞，村人纷纷逃出，不敢救火。等飞机离去，村人始敢返村抢救。忽传日兵开来，又纷纷逃散，待弄清是谣言，才敢大胆抢救，邻村人也赶到帮助，保得南首一带，已烧去十分之七八。而很好一座高楼大屋，顿成瓦砾。受灾户放声大哭，痛骂敌人凶残，恨之切骨。

一九四二年农历四月，诸暨县政府被日寇冲垮，县境沦陷，全县混乱，枫桥地区尤甚。土匪蜂起，徐文达部队两百多人占踞枫桥镇，派米派款，勒索商民。杨士霖部队自称“忠义救国军”踞阳村新书房。吴某部队派匪徒在泗洲扩凉亭（今永宁乡）拦路劫夺，挑过的猪肉、白糖、蜂蜜等物都要抽取一份，过路客人要被抄搜衣袋。有一人从姚家庵去枫桥，被抄出两百元，即逼他到山岙里去，那人连忙称先生，道：“我的钱是叉麻将赢来的，先生们尽

管拿去，我不可惜，请饶我小命！”匪徒见说，就把两百笑纳，让他走了。此外还有蒋鹏部队，蒋可光部队。纷纷扰扰吓得人不敢出门，带钱要被搜去，不带钱要吃巴掌。正在恐慌之际，幸淞沪游击队三支二大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当时为了灰色隐蔽利用了淞沪游击队这块招牌）从余姚开来，以迅速之行动，缴了徐文达部的枪，又缴了吴某的枪，捉住在泗洲塘劫夺的匪徒，搜出夺取的货物，其他匪徒闻风而逃。这样一来，枫桥地区得以安宁，群众大喜。县长程运启也从巽溪赶到赵家，依三支二大队就食。三支二大队就在枫桥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抗击日寇。

不久，有“奋勇部队”的士兵数人，带枪逃走，他们是本县北乡人。“奋勇部”的副指挥官何卓权率兵追到绛霞，定要追回人枪。三支二大队不平一朝向何部攻击，双方在潘村附近开火。战了几小时，何部队大败而逃，三支二大队也有损失。潘金烈烈士即于此役中牺牲。不久，三支二大队开赴四明山，先时随同一起来的淞沪游击队（国民党杂牌军）一千多人留在全堂。队中多游勇散兵，流氓地痞，纪律极坏，派米派款不已。绛霞又出现从嵊县来的向强为游击队，觊觎枫桥这块肥肉，进攻在全塘的淞沪部队。淞沪凭山抵抗，双方大战，枪弹纷飞。至下午三时许，向部败退，退回嵊县而去。村民饱受虚惊，损失到没有。淞沪得胜趾高气扬，分驻前坂花明泉一带，召集各乡长开会，要枫桥区每天供应食米两万斤，不得缺少，又设站收捐，称霸一方。“奋勇部队”原是监守上饶集中营的兵士，也不是好东西，他们前次出窠，原想掳掠财物，大家油润，不料碰上三支二大队，被打败而逃，空空回去。心中不服，拉出全团来报复，顺便可以抢劫。指挥官刘人魁，副指挥官何卓权一齐出动，突然向泉坂袭击。淞沪惶惶失措，兔奔狐跑，逃向驻日岭躲避。指挥官薛天白吓得双脚发软，赖卫兵挟持，向会稽山里奔命。“奋勇”得胜，就在泉坂召集各乡长开会，要派米十万斤，无米可以折钱，限期交清。震泽乡过期，即派出四支木壳枪去拘乡长，见者为之寒心。刘人魁又逼明镜乡非交出逃往的人枪不可，幸乡长钱之桢和刘的秘书是同学，出面调处，出大批钞票赔偿，免交人枪，这正中刘指挥官下怀，得太平无事。待各乡米款一齐，即捆载而去。

“奋勇”走后，“淞沪”卷土重来，安享老百姓供养，作威作福，那知事有意外，踞县城日寇数十名突向泉坂扫荡。扰民有余的“淞沪”一千多人，闻风而跑，惟恐逃之不速。泉坂人晦气，被东洋鬼子掳掠一日。过了两三天，薛天白领着喽喽，摇摇摆摆的到泉坂复位，且又招来几百散兵，纪律更坏，绑架勒索，杀人放火，割食人心。“正是天高皇帝远，人少野兽多。”枫桥人民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已够受了，谁知灾祸之来，不仅如此而已。有本县西区人章西夫自命指挥官，率领一千多人，号称“忠义救国”军，背着杨步飞的牌子，进到璜山区，所需粮食要枫桥区负担。到一九四三年春，章西夫部进驻绛霞，泗村全堂等处。这两大股“蝗虫”大吃大嚼，致枫桥区粮食奇缺，自己挨饿，对游击队的粮食不能不交。在这面临饿死人的急难关头，枫桥区八乡长不能坐视崩溃，秘密到陈蔡集会，商讨解救办法。决定三条策略：一、向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控告“松沪部队”罪状，请急派员来调走，以解枫桥倒悬之险；二、分化“淞沪”内部，削弱它的力量；三、利用“章部”，使驱逐“松沪”，保卫地方。计策逐条进行，还算顺利。在清明前，“淞沪”被逼拉走，但他们不甘心，到璜山区巽溪住了几天，忽然回枫，占据翠仙山，妄图进占枫桥。“章部”被激，怒火顿起，集队进攻，杨根达大队比较勇敢，奋力向上山攻击，打了一下午，“松沪”不支，乘天晚撤退，到石碓过夜。石碓人家又晦气，刚烧好的晚餐，只能让暴徒饱吃。次日，章部、枫桥区队及翁国华部，共一千四五百人，浩浩荡荡向“淞沪”进逼。“淞沪”自审实力已差，不得不向东阳逃去，后来在缙云被缴械遣散。枫桥区得释去这每天两万斤米的负担，才能勉强度过这早稻前

的苦难日子。

南边逐出豺狼，北面却来虎豹。敌伪蔡廉部队从绍兴漓渚进占本县金朱两站、何家山头、阮家埠一带，虎视枫桥。这时章西夫部已改编为县自卫队，各乡清章部去驱逐，解除肘腋威胁，章部也觉得有责任，调集兵马来攻打阮家埠，战了一日，无功而返，反被蔡伪看轻。适有保安队一团兵巡逻到泉坂，团长姓周，木县人声称肯帮助打掉蔡伪。已约定日子，各乡已准备担架队。谁知又事出意外，在周团要出兵的前夜，偏逢踞绍兴的日寇夜从平水冲击在裘村的绍兴县政府。政府人员翻山越岭逃向诸暨，寇兵也翻山追赶，天明到皂溪山口等村，守住入行路。寇兵已倦，睡觉休息，准备午后掳掠财物，强奸妇女。周团初闻惊信，不知情况，急退军到王家宅，待探明敌情，周团长激于义愤，不顾上级命令（“国军”不接命令不准擅自打日寇），挥兵上绛霞东边的山岗上布阵，乘日寇不备，居高临下，以迫击炮向山口、皂溪袭击。日寇骤闻炮声，出于不意，落荒而逃，窜过花明泉，向驻日岭奔老窠去，两村大幸，免遭蹂躏。周团长因限期已到，即率兵回天台。后因这次擅自打日本佬，被开除团长职务，枫桥人闻知，深为惋惜。

章西夫部在枫桥休养数月，看蔡廉不敢进犯，乃在枫桥镇大东小学内开“县自卫队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邀请各乡士绅及翁国华，方志超等参加，仪式隆重，观众很多。蔡伪的侦探混入，侦知虚实。夜间伪军翻过柑枫，潜行至岭，发动攻击。章部疏于防范，连忙向何赵撤退，枫桥镇竟被蔡伪占踞，筑工事固守。以后县自卫队反攻数日，都枉费人力。恰逢三战区挺三纵队两千多人由嵊县到绛霞。司令贺钺芳得知情况，要县自卫队让开，施出擒放手段，派兵进攻，用迫击炮轰蔡伪碉堡。伪军不支，纷纷溃走，退向阮家埠老窠。挺三并不追赶，任他从容逃走。贺把兵士扎住，粮食、柴引要枫桥区供应，数额很大。后来又添派食米送交苦竹溪，或是折款交付。

章部住在吴子里县政府附近一带，士兵跋扈，县长李秀看不惯，暗中请“挺三”去缴枪。这是“挺三”的好机会，怎肯放过？一夜之间，即缴了县自卫队大部分的枪，同时殃及池鱼，住自卫队的村庄都遭抢劫。听说琴弦岗有一老官军，身上穿的皮袍子也被剥去。连宣铁吾家中的东西也不能免，值钱的一律拿走。贺把杨根达绑到枫桥枪决示众，一切归他报销。县长李秀引狼入室，不能保护小百姓倒也罢了，县自卫队一千多人既已走散，所派供的食米，李秀仍要枫桥区照交，不肯减去。各乡长无法，乃秘密联名向省政府控告，电报由翁国华拟定，到嵊县去拍发。不久省政府免李秀职的令下，他正想放几个马后炮出气，而新县长已到，不及施展，只得恨恨离去。贺钺芳在枫过了几个月，扬言要调富阳去，枫桥人惧怕蔡廉伪军，只得一面诚恳挽留贺司令，请留驾一时期，一面请省参议员陈秀侃奔赴天台浙东行署请兵接防。贺一面答应暂留，惟须增加米款为条件，另一面暗中与蔡伪勾结，讲好以数十万元代价出让枫桥。过不多久，闻保安队二、五两团将到，贺即率领部队开向富阳，满载而去。临走时，放一排枪通知对方，“我走了”，对方也回一排枪“知道了”。蔡伪不费吹灰之力，轻轻地把垂涎已久的枫桥拿到手，心花怒放，豺狼欢庆之余，急急派民夫作防御工事，设置严密，以固窠穴。三日后保安第二团先来，第五团后到，都驻在枫桥区南边。两团归第二团团团长陈柬夫指挥，以两团兵力，消灭蔡伪绰绰有余，枫桥人认为救兵已到，都暗暗庆幸。谁知陈团长另有打算，按兵不动。原来陈、蔡都是嵊县人，乡亲相逢，心中有数，顿时“化干戈为玉帛”，蔡伪的礼物源源送进，陈团长笑纳不拒，双方心中有数。两团二千多人的主副食都派枫桥区各乡轮流供应。他们约休息了半月，不去打新占踞枫桥的蔡伪，反而去袭击抗日的金萧支队。

一九四四年春，蔡伪得陈团长的默认，稳居枫桥，便设一督导处，专管派款派米，派额很大，还要派毛竹、杉树，运往绍兴。洄村有一块毛竹山，密密麻麻的几万株，离枫镇两三里。伪军认为有碍瞭望，容易藏匿敌人，立刻派民夫去斫，斫得寸竹不留。蔡伪怕各乡送物缓慢，召集各乡保长，开现场会议，阵列在汤家店抢来的猪、羊、牛、鸡、鸭、衣服被帐，请大家看，要是哪一乡哪一保的派物不按期送交，也要同样扫荡，乡保长看了，心惊胆颤，唯命是从。住在陈季侃家中的伪军，把几万卷藏书统统搬去，其中有许多善本，都卖给绍兴旧书店。又撬地板、天花板，寻找藏物；庖干塘水，挖取镢器。住在骆清河家伪军，挖墙壁取得谷两百石，在井中挖出银元三万枚，伪军皆大欢喜。勒派抄抢之外，还要绑架敲索，情报人员到处骚扰。此外去袭击金萧支队，诱执乡长何文隆，又派喽喽扫荡大宣等处，为非作恶，层出不穷。到一九四五年春，蔡伪也觉得枫桥粮食被搜括将光，却于清明左右拉着喽喽象大蛇一条流向绍兴而去。这时，枫桥人才得喘一口气。七月，金萧支队一度解放枫桥，出现了新的希望。八月抗战胜利，穷凶极恶的日寇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枫桥区的大灾大难，“一去不复返”了。

1982年7月黄天钟写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

一支特殊部队——“挺三纵队”

吴子飞

这个“挺三纵队”全称是“第三战区挺进第三纵队”。一九四三年初在天台平镇编成，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在桐庐裁撤，历时固不到三年，祸害却遍及两浙。而我，自始至终在这个部队工作到抗战胜利，今就记忆所及，道其始末。

（一）、“第三战区挺进第三纵队”由来：

一九四三年初春，曾任暂编卅二师少将副师长的贺钺芳，奉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带了一批军需、副官等旧部，过温州北上天台，接任原在四明山地区活动的“四明山游击队”司令官。这个四明山游击队，原是奉化人陈天乔为司令，活动在奉化、余姚、上虞、慈溪、鄞县之间的四明山中，故称“四明山游击队”，大概最盛时有一两千人，由于上边不给经费，一切要“自力更生”，所以搜括地方，扰民夺粮，便是合法的了。正惟如此，不久便发展到强抢虏掠，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的地步。当然国民党当局的策略，原意是所谓以“游击队对游击队”，争夺敌后真空地区，巩固反动地盘，但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较量中就败北了，搞得民怨沸腾。该“四明山游击队”，不得不撤离四明山到当时的后方天台，下级军官和士兵穿得破破烂烂，几乎已经同叫化子一样了，因此陈天乔不干了，于是调来了贺钺芳。

当时的贺钺芳，刚陆军大学毕业不久，三十多岁，正血气方刚，年青有为。四三年二月在天台平镇接事，接任后，即把部队转移至临海西乡的白水洋，并且着手整顿，首先是汰弱留强，把原有的号称三个支队的部队，编并为两个支队，以张振为第一支队长、祝镇绪为第二支队长，还就地进行了补充。同时成立了一个干部训练队，由刘柏青任队长，着手训练班、排基础骨干，原编余支队长江伟调充副司令。司令部各处的班底均由贺旧属充任。在整训期间，官兵粮食，暂由兵站核实发给，这是贺整顿这个部队的第一步，也显然收到了成效。

第二步是计划扩大实力，贺当时设想至少充实有一个师的兵力。正这时，在浙江萧山、绍兴、诸暨三县交界的店口、铜溪一带，驻有一个敌伪军的独立团，团长叫潘楚，湖南人。潘是贺暂编三十二师副师长时的一个连长，在贺离开三十二师时潘投敌当了伪军，与贺有旧属之谊，感情不错。在四三年三一五月间，贺写了亲笔信，派我先后专程三次去店口找潘洽谈，最后贺同意潘的要求：即任令潘为上校支队长，原建制不变，人事不变，这样，在六月间，潘即率部反正，部队由诸暨店口经枫桥、两头门（嵊县），转入天台平镇。在潘团反正行动时，贺指派祝镇绪和我到诸暨协助潘指挥行动。当时情况：首先须摆脱日伪军监视或